讀書雜志

史記弟三

高郵王念孫

吳太伯世家

憾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念孫案憾本作感後人依今本左傳改之耳古無憾字借感爲之說文無憾字昭十一年左傳唯蔡於感釋文感戶暗反卽今憾字也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唐石經竝作感宣二年以其私憾襄十六年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竝作感逸周書大戒篇曰內姓無感外姓無讁韓策曰感忿睚眦之意鹽鐵論備胡篇曰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漢書張安世傳曰何感而上書歸衞將軍富平侯印杜鄴傳曰而無感恨之隙字竝與憾同又見下

索隱本出有感

二字注曰感讀爲憾字省耳胡暗反今既改正文爲憾又改注文曰憾或作感字省耳亦讀爲憾又音胡暗反其失甚矣襄二十九年左傳美哉猶有憾釋文正作感

爾而

爾而忘句踐殺女父乎念孫案此當作而忘句踐殺女父乎而即爾也定十四年左傳作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是其證今作爾而者後人依伍子胥傳旁記爾字因誤入正文也董份謂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則從爲之辭耳

齊太公世家

崔杼歸

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念孫案歸上本有毋字毋與無同凡史記有無字多作毋索隱本出崔杼毋歸四字注曰毋音無襄二十七年左傳至則無歸矣乃縊呂氏春秋愼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皆其證宋本毋作無而刪去索隱毋音無之注今本又脫無字

魯周公世家

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念孫案此文當有二本一本作一飯三起一本作一飯三吐哺而後

人誤合之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沐類賢類禮賢類、待士類引此竝作一飯三起以待士、而無吐哺二字。此一本作三起之證也。後漢書陳元傳注、引作一飯三吐哺以待士、而無起字。此一本作三吐哺之證也。考諸書所記、言三起者、則不言吐哺。言吐哺者、則不言三起。今既言吐哺而又言起、則詞意重沓。且一本作三起者、本以一飯三起爲句、而以待士三字則總承上二句言之。今作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則當斷一飯三吐哺爲句、而以起字下屬爲句。起以待士、斯爲不詞矣。

所知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念孫案知當爲咨聲之誤也所問所咨皆承上文而言周語正作所咨

哀姜

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念孫案索隱本哀姜上有爲字於義爲長

衢

遇孟武伯於衢念孫案衢本作街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作街注曰有本作衢者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案街衢字形相近故街誤爲衢索隱引左傳孟氏之衢者以明其當作街不當作衢非正文本作衢也若正

文本作衢不得誤爲衛矣又案爾雅四達謂之衢說文街四通道也則街卽是衢史公述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後人改街爲衢失史公之意矣

燕召公世家

恫恐

國大亂百姓恫恐 燕策作恫怨下文燕人恫恐燕策姚本作恫恐鮑本元作恫恐改爲恫怨 案作恫恐者是也作恫怨者後人不曉恫恐之義因據大雅思齊篇改之耳 索隱曰恫痛也恐懼也念孫案小司馬分恫恐爲二義非也恫亦恐也與神罔時恫之恫異義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小司馬以恫爲恐懼是

也疑亦恐也或言恫恐或言恫疑其義一也說見後洞疑下

北迫　內搢

燕北迫蠻貉內搢齊晉念孫案北當為外字之誤也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因誤為北外迫內搢相對為文蠻貉故言外齊晉為中國諸侯故言內若云北迫則與下句不對矣又索隱曰搢交雜也又作貉劉氏云爭陌反各本爭陌反譌作爭貉也今據索隱單行本訂正案劉音是也搢者迫也字本作筰說文筰迫也小雅雨無正箋曰甚急筰且危或作筰周官典同侈聲筰鄭注曰聲迫筰又作迮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迮迫也釋名曰筰迮也編

竹相近迫近也、史記漢書通作搚漢書梁孝王傳李太后與爭門搚指、史記同晉灼曰搚音字俗以爲笮耳師古曰謂爲門扇所笮王莽傳迫搚青徐盜賊師古曰搚讀與笮同皆其證也、外迫蠻貉內搚齊晉搚亦迫也、小司馬讀爲交鎔之鎔失之、風俗通義皇霸篇曰燕外迫蠻貉內笮齊晉卽用史記之文、

曹叔世家

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余尋曹共公之不用釐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

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解末二句曰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尙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念孫案張說甚謬如讀爲而言叔鐸非不欲引曹之祀而無若公孫彊之不脩國政以致絕祀何也文五年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此云知唯德之不建又云叔鐸之祀忽諸皆用臧文仲語

宋微子世家

爲奴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念

孫案爲猶如也言如身死而國終不治不如去也古者
或謂如曰爲說見韓策縱韓爲不能聽我下

爲桮

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
之矣念孫案爲桮亦當作爲玉桮此承上文言之不當
省玉字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爲玉桮

晉世家

唐叔虞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念孫案唐上本有晉字
後人以晉唐不當並稱故刪去晉字也今案昭元年左

傳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杜注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下文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注曰取唐君之名是唐人之季世與周武王子封於唐者皆謂之唐叔虞而武王子封於唐者寔為晉之始祖故言晉唐叔虞以別之索隱本出晉唐叔虞四字注曰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則有晉字明矣

文在其手

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念孫案文上脫有字當依左傳及鄭世家補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晉世家皆有有

有

尤而效之罪有甚焉念孫案有讀爲又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又又楚世家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有亦讀爲又又與既文義相承又樂毅傳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有亦讀爲又燕策作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廉頗藺相如傳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有何怨之有亦讀爲又淮陰侯傳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有亦讀爲又漢書作又吳王濞傳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

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有亦讀爲又凡經傳又字多作有說見釋詞

此受次賞

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念孫案上旣云此復受次賞則此亦當然若無復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正作此復受次賞

楚世家

坼副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段念孫案剖本作副。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釋文副、孚逼反。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又見集解有傍狄胷剖生契之語、因改副爲剖耳。說文副、判也。籀文作䮕。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作坼䮕而生、是其明證矣。

越章王

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念孫案大戴禮帝繫篇越章作戚章。索隱引世本作就章、戚字古聲與蹵相近。說見唐韻正而

蹵從就聲、蹵然或爲蹙然、蹵醔或爲蹙醔、見曲禮及漢書賈誼傳則作戚者是也、戚譌爲戉、即今鉞字故又譌爲越、猶肅戚之譌爲肅越矣、見淮南道應篇

使棄疾殺之

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念孫案此當作使疾殺之、疾、速也、昭四年左傳作王使速殺之是其證也、今本疾上有棄字者、因下文公子棄疾而誤、

卑梁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念孫案太平御覽州郡部引此卑梁下有女字是也、吳世家曰、楚

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伍子胥傳亦曰兩女子爭桑呂氏春秋察微篇亦曰楚邊邑卑梁處女

僞謂楚王

楚威王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忿孫索僞讀曰爲人謀而不忠之爲言張丑爲田嬰謂楚王也古作爲之爲通作僞故爲人謀之爲亦通作僞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僞爲卽僞謂

搏其士卒

盼子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索隱曰搏

音膊亦有作附讀念孫案膊附二音皆非也搏當爲摶字之誤也搏與專同田完世家韓馮搏三國之兵集解徐廣曰摶音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吳王濞傳燕王摶胡衆入蕭關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此言摶其士卒以與王遇意亦同也齊策作整其士卒整與摶意亦相近作搏則非其指矣

二十年

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念孫案索隱本出二十六年四字注曰案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據此則正文本

作二十六年而小司馬以爲當作二十年今本依小司馬改爲二十年則與注內此云二十六年之語不合故又於注首加八字云俗本或作二十六年然後接以案下文云云甚矣其謬也

鄒

鄒費郯邳者羅讐也念孫案鄒本作騶古多以騶爲鄒字封禪書祠騶嶧山吳世家爲騶伐魯陳杞世家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田完世家騶忌騶衍孟子傳齊有三騶子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漢書地理志魯國騶故邾國王吉傳能爲騶氏春秋文漢有騶氏二鏡銘造孔廟禮器碑碑陰有騶韋仲卿滕陰介張遷碑陰有騶救義索隱本出騶費二字注曰鄒祕二音今本改騶爲鄒則小司馬無庸作

音矣下文集鄒魯之心孟子傳孟軻鄒人也索隱本茲作騶班馬字類及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引孟子傳竝作騶宋本同

必萬之於虎

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念孫案必萬之於虎索隱本作必萬於虎矣於義爲長

越王句踐世家

怨伐

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念孫案怨伐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以怨伐連文者伐字蓋因下文而誤衍也文選鵩鳥賦注引此無伐字

鎮

鎮撫國家念孫案鎮本作塡古多以塡爲鎮撫字小雅采菽篇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釋文鎮本作塡史記高祖紀鎮國家撫百姓漢書作塡孝文紀塡撫諸侯天官書塡星歲塡一宿齊悼惠王世家贊大封同姓以塡萬民之心蕭相國世家塡撫諭告使給軍食平津侯傳宣佐明主塡撫國家太史公自序蕭何塡撫山西字並與鎮同索隱本出塡撫二字注曰鎮音今改塡爲鎮而刪去其音妄矣

導諛

臾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念孫案導諛卽諂諛也或作道諛莊子天地篇道諛之人是也又曰謂己道人謂己諛人道人卽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是道與

諂同義故荀子不苟篇非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諂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諂與導聲之轉諂諛之爲導諛猶及之爲導及禮書猶及士大夫索隱本作猶及大戴禮禮三本篇作導及荀子禮論篇作道及案猶字當讀爲覃及鬼方之覃集解本猶爲作函辯見禮書禫服之爲導服士喪禮記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作道說文函校二字並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玉篇函他念他感二切校餘冉切禫之或爲導函校之讀導其理一也皆聲轉而字異也

請成越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念孫案文選荅蘇武書注引此作請成於越今脫於字

不貴 不見

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念孫案此文本作吾患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祇因患譌作貴後人不得其解遂於貴上加不字耳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今本作貴其能以讓也此亦是患譌作貴後人因刪去不字也或增不字或刪不字皆由不知貴為患之譌耳不自見其睫今本脫自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引此有自字下文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則有自字明矣韓子喻老篇杜

子諫楚莊王曰臣患王之智如目也今本患上有愚字即患字之譌而衍者又脫王字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語意正與此同

職

殺人而勿職也念孫案爾雅職常也言殺人而勿固其常也五子胥傳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季布傳曰季布爲項籍用職耳定元年左傳曰爲宋役亦其職也上文曰故我常從宋義並與此同

鄭世家

楚率諸侯

齊彊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念孫案是當爲凡字之誤也卽若也古謂若爲卽說見匈奴傳言我若不往則齊且率諸侯伐我而納厲公也

甫瑕

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念孫案瑕本作假索隱本出甫假二字注曰左傳作傳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是史記本作假不得以左傳改之也瑕假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檀弓公肩假漢書古今人表作公肩瑕是其證

娠大叔

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念孫案上文成王封叔虞于唐索隱引此娠大叔作動大叔是史記舊本本作動而今作娠者後人不解動字之義又以左傳作震震與娠通故改爲娠也今案娠震皆動也爾雅娠震動也郭注曰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哀元年）漢書高祖紀已而有娠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昭元年）今左傳作震大雅生民篇載震載夙毛傳曰震動也正義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是娠震皆動也周本紀曰身動如孕者是也凡史公述尚書春秋傳多以詁訓之字相代此言方動大叔亦是以動代震

也至小司馬述本書之文例不以詁訓之字相代若本書作娠小司馬無緣改爲動也後人不知古訓而輒改爲娠失史公之意矣

趙世家

五世而生趙夙

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念孫案生當爲至言自叔帶以至趙夙凡五世也上文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其證至與生草書相似又涉上文奄父生叔帶而誤太平御覽封建部三引此正作至

諸大夫朝

諸大夫朝，徒闕雎雎，不聞周舍之鄂鄂，念孫案文選辯亾論注引此朝上有在字，於義爲長，

城不浸

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念孫案浸當爲沒，字之誤也，文選辯亾論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沒，魏世家作湛，與沈同湛，亦沒也，秦策及韓子難篇並作沈，說苑權謀篇作沒，趙策作沈，又作沒，

異日

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念孫案異日之文與上他日相複，異，曰本作旦，曰字之誤也，旦日，謂夢見

美女之明日也漢書高祖紀注旦日明日也夜夢美女鼓琴而歌故明日數言所夢而想見其狀不待異日也舊本北堂書鈔樂部二引此正作旦日陳禹謨依俗本改爲異日太平御覽樂部八同

序往古之勳

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序重也念孫案張所見本作厚往古之勳故訓厚爲重今案厚與序文義皆有未安當依趙策作享往古之勳字之誤也漢荊州刺史度尚碑享字作亯三公山碑作亯並與享相似享受也見僖二十三年左傳注晉語注言不勞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也

禮也　不必古

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念孫案此當依趙策作理世不必一道（今本趙策理字亦譌作禮姚本云一作理）而便國不必法古理世治世也不必法古即承上文何古之法而言商君傳亦云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今本理世譌作禮也（隸書世也相似太史公自序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古上又脫法字則文不成義

奇行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解上二句曰鄒魯好長纓是奇服

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拜之屬豈是無奇行哉念孫案服奇奇行兩奇字皆讀爲奇衺之奇周官宮正奇衺之民鄭注奇衺譎觚非常閽人奇服怪民注奇服衣非常此言服正者志未必正服奇者志未必淫若謂服奇者志必淫則是鄒魯之士儒冠儒服必無奇衺之行也中國未必無莠民蠻夷未必無俊民若謂俗辟者民必易則是吳越風俗邪辟必無秀異之士也小司馬誤以奇行爲善行故所說皆非

鴟之塞

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正義曰徐廣曰鴟一作鴻鴻上故關今名鴻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

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念孫案如正義則鴟之二字乃是鴻上之譌鴻與鴟草書相近之本作㞢與上字亦相近故鴻譌作鴟（劉晝新論通塞篇使若輕鴻之汎長風今本鴻譌作鴟）上譌作之耳水經滱水注曰滱水又東流歷鴻山世謂是處爲鴻頭疑卽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土所極也滱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谿東南流注於滱水也（以上水經注）鴻上關卽鴻上塞故水亦有鴻上之名今保定府唐縣西北七十里有鴻城社卽正義所云鴻上故關今名鴻

城者也

主父開之

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閈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閉謂藏之也正義本作閉之云謂容其入宮閉藏也念孫案此閉誤爲開開又誤爲閈也不言開門納之而但言開之則文義不明當從正義本作閉之爲是列女傳孽嬖傳亦作閉之

上佼

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索隱曰佼猶行也念

孫案小司馬說非也佼與交同說文、佼、交也、管子形勢篇、烏集之佼、雖善不親、形勢解篇曰、與人佼多詐僞、無情實、偸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佼、七臣七主篇曰、好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民務交而不求用、明法解篇交作佼、上交、上等之交也、言齊之事王如此當爲王之上交、而今反爲罪也、趙策作宜爲上交、又曰秦與韓爲上交、秦與梁爲上交、皆其證、

入之秦

入之秦不聽主令、念孫案入之秦當作主入之秦、謂韓王入上黨於秦、而馮亭不聽也、脫去主字、則文義不明、趙策作主內之秦、不順主命、是其證、

趙氏

趙氏壯者皆外長平念孫案氏當爲民字之誤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

魏世家

無忌

無忌謂魏王曰楊倞注荀子彊國篇引此無忌作朱忌念孫案作朱忌者是也作無忌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史記他篇中或稱信陵君或稱魏公子無忌或稱魏將無忌其但稱無忌者則承上文而言今無忌之名不見於上文（上文范痤上齊信陵君但稱信陵君不稱無忌）而忽云無忌謂魏王曰則文義不明假如平原君名勝勝字未見於上文而忽云

勝謂趙王曰其可乎且下文稱信陵君無忌矯奪晉鄙兵而此但稱無忌則是詳於後而略於前於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己謂魏王曰己忌古同聲鄭風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則史記之本作朱忌甚明楊倞引作朱忌則唐時本尙未誤鮑彪注魏策云朱己史作無忌大事記謂信陵之言深切綜練皆爲俗本所惑

交彊秦魏之兵

令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亾乎念孫案交當爲支字之誤也隸書交字或作交形與支相近言韓不能支秦魏之兵也魏策作外安能支強

秦魏之兵、是其證

與彊秦鄰之禍　天時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
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
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天時已、念孫案與彊秦鄰之禍、當從魏策作無與彊秦
鄰之禍、此言魏與秦伐韓以求故地、韓亾、則魏與秦鄰
而受其禍、今魏存韓而求故地、則故地不勞而得、且韓
存則魏無與秦鄰之禍、故曰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
又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天時當從魏策作大時、言存韓

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時莫大於此也、秦策曰、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是其證、

韓世家

不如出兵以到之　公待秦而到　施三川而歸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眛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

今本秦孤誤作孤秦、茲據宋本游本及韓策改、下文不曰是齊孤也、楚世家曰是楚孤也、文義並與此同、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下楚字疑衍、此謂秦塞三川而守之、非謂楚也、韓策無下楚字、公不能救也索隱解不如出兵以到之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

念孫案小司馬訓到爲欺而引俗語張到爲證甚屬無稽且與下文公待秦而到之語不合其引韓策作勁而訓爲強是也出兵以勁之者陽爲助魏而實以虛聲勁

之也、魏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魏相撽、秦因取西河之外以歸、故韓策曰、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也、秦策記此事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則作勁者是也、高注曰、勁、彊也、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彊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韓策曰、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勁之、竝與此勁字同義、下文公待秦而到、亦當依韓策作公恃秦而勁、謂韓恃秦而勁、必與楚戰、楚策曰、楨恃楚而勁、必與魏戰、勝則秦與韓乘楚、施三川而歸、不勝則秦塞三川而守之、韓不能救也、凡隸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切、漢衛尉衛方碑、勉克天功、勵譌作劚、劫譌作刧、從巠

之宗或書作坙、因譌而為至、故瘞譌作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瘞、郭音厔瘞之瘞、今本譌作痓、凡醫書內痓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輊、楚辭九辯前輕輬之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輊、力與刀、坙與至、形竝相似、故勁譌作到、西周策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勁秦、鮑彪本勁譌作到、正與此同也、說見西周策到秦下、又正義解施三川而歸曰、施猶設也、三川、周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卽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新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也、念孫案張說甚謬、施讀為移、移、易也、言與韓乘楚而因易三川以歸也、韓策作易三川而歸、是其明證矣、舊本史記世家曰、請與韓地、而

王以施三川蔡澤傳曰利施三川以實宜陽秦策同張訓施為展亦非義竝與此同施與移古同聲而通用管子國蓄篇今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劒人之所施易施字竝讀為移施文音以豉反亦與移通大傳絕族無移服喪服傳移作施釋文竝以豉反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崔譔云施移也音以豉反

田敬仲完世家

粟予民

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念孫案粟予民以大斗文不成義粟當為稟音彼錦力錦二反

稟予猶給予也謂以小斗收之而以大斗給之也說文稟賜穀也廣雅曰稟予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顏師古曰稟給也中庸既廩稱事釋文廩作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管子五行篇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尹知章曰廩給也廩與稟古同聲而通用今本稟作粟者稟粟隸書相似[漢楚相孫叔敖碑恭枯稟乏稟作稾郃陽令曹全碑以家錢糴米粟粟作稾二形相似]又涉下文請粟而誤耳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作廩是其證

毀言　譽言

自予之府卽譽也毀言日至又下文自予之守阿譽言

日閒念孫案兩言字皆後人所加毀譽皆言也無所更加言字皆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刑法部下陳氏說本並依俗本加言字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一職官部六十四治道部四刑部十一引此皆無兩言字通典職官十五同唯通鑑周紀一作毀言日至譽言日至則所見史記本已有兩言字矣

春溫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念孫案濁以春溫文不成義索隱本出大弦濁以溫者君也八字注云案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也據此則小司馬本無春

字今本作春溫者一本作溫一本作春而後人誤合之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春從別本也陳祥道禮書引作春溫則所見本已誤

醳之愉

攖之淡醳之愉者政令也集解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醳音釋史記釋字多作醳與下文舍字竝同愉音舒念孫案徐云一作舒者謂醳一作舒非謂愉一作舒也醳之愉下文作舍之愉而舍字古讀若舒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舍爲韻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音舒公羊荼作舍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聘禮記發氣焉盈容鄭注發氣舍氣也舍氣即舒氣醳通作舍故又通作舒若愉

字古音在侯部舒字古音在魚部兩字絕不相通故書傳中愉字無通作舒者而字書韻書愉字亦無舒音索隱之愉音舒當作愉音俞淮南本經篇注曰愉和也擱之誤釋之愉愉改今之寬猛相濟今作音舒者即因集解內舒字而誤

孔子世家

三人行

三人行必得我師焉孫案三人行本作我三人行今本無我字者後人依俗本論語刪之也何晏注皇侃義疏經典釋文唐石經邢昺疏皆有我字說見石經考文提要集解引何注言我三人行則史記原文亦有我字當補入

景行行止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念孫案宋本行止作行之王應麟詩攷引此亦作行之今本仍作行止者後人依詩文改之也案小雅車舝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又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是陸本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也詩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作之未可輒據今本毛詩以改史記也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雖嚮與行異文而上下句亦皆作之

陳涉世家

次近所刻

又問今吳廣之次近所刻叢祠中索隱本無近字念孫案近即所字之誤而衍者也次所謂戍卒屯次之所也其旁有叢祠故曰次所旁叢祠加一近字則文不成義矣漢書亦無近字

伍徐

銍人伍徐徐廣音義曰徐一作逢漢書陳勝傳作五逢引之曰徐與逢聲不相近徐當爲徬字之誤也說文徬讀若螽徬與逢聲相近故字相通趙氏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漢書改徐爲逢非也

外戚世家

寒臥岸下

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念孫案寒當從漢書作暴字之誤也太平御覽火部引史記亦作暴

奇兩女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音依也念孫案奇卽倚字也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釋文倚蜀才作奇周官大祝奇𢸌杜子春云奇讀曰倚是倚與奇通也顏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是也小司馬訓奇爲異失之

身貌

視其身貌形狀、念孫案古書無以身貌二字連文者、身當爲體、俗書作軆、因脫其右半耳、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此竝作體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體貌閑麗、漢書五行志曰、體貌不恭、

蕭相國世家

乃令蕭何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念孫案蕭何下脫去第一二字、當依漢書漢紀補、上文是羣臣以爲曹參位次當居第一而高祖及鄂千秋皆以爲蕭何當

第一此處若不言蕭何第一則上文全無收束矣蕭何第一爲一事賜帶劍履云云又爲一事太平御覽治道部引史記正作乃令蕭何第一

曹相國世家

東阿

北救東阿念孫案阿上本無東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東阿故城在今陽穀縣東北本戰國時阿邑田完世家所謂齊威王烹阿大夫者也漢始置東阿縣故史記中或謂之阿或謂之東阿索隱本出北救阿三字注云阿即東阿也正義曰今濟州東阿也則正文內無東字

甚明今本既加東字又刪去注內阿即東阿也五字其失甚矣絳侯世家擊秦軍阿下亦不稱東阿

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念孫案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本作如齊故諸儒以百數齊故諸儒四字連讀如與而同言參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之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也漢書作而齊故諸儒以百數是其明證矣今本史記故下有俗字者後人不知如與而同而以如齊故三字連讀遂於故下加俗字謂參之治齊欲如其故俗不事更張

也不知參問政於諸儒而諸儒言人人殊未知所定及蓋公教以清靜無爲然後用黃老之術而齊國大治若參之治齊本欲行所無事則不待蓋公教之矣皆由不知如之讀爲而故文義失而句讀亦舛也

顜若畫一

蕭何爲法顜若畫一集解徐廣曰顜音古項反一音較古岳反　索隱本顜作覯注曰漢書作講文穎云講一作較案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顜音講亦作講小顏云講和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覯譌作顜故注文亦有改竄念孫案集韻上聲三講顜古項切明也和也直也史記顜若畫一或作

覵通作講又入聲四覺覵訖岳切明也和也史記覵若證一或作覯通作較集韻兩引史記並云或作覯與小司馬本同而說文玉篇廣韻皆無覵字則覵卽覯之譌也集解同凡從見之字隸書或譌從頁周官大宗伯殷覜曰視今俗本譌作覜類故覯譌作覵覯從冓聲而讀若港猶講從冓聲而讀若港也覯從冓聲而讀若角猶斠從冓聲而讀若角也見說文或謂覵爲斠之譌非也說文斠平斗斛也卽月令角斗甬之角與此義不同且斠字從斗斗與頁形不相近若本是斠字無緣譌爲覵也漢書一本作較較與覯聲亦相近

留侯世家

直墮其履圯下今本及漢書張良傳圯字皆作圮乃後人所改劉攽宋祁已辯

其訣、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履念孫案老父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欲以觀其能忍與否耳如小司馬說則是墮履出於無意失其指矣但崔浩訓直為故墮文生義於古亦無據案直之言特也謂特墮其履於橋下而使良取之也韓詩外傳客謂歷生曰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女即束縕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

爭內相殺請火浴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此直字與直髮其屨之直同義亦謂特使人追還之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亦謂特使人取罍樽賜之也直與特古同聲而通用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文十一年穀梁傳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行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爲國者不同耳義竝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高誘注曰特猶直也鄭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

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

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具以酈生語告句曰句於子房何如句於子房何如者猶言子房以爲何如也齊策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言王以爲當何如也趙策趙王謂虞卿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言子以爲何如也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漢書作於公何如吳王濞傳上問袁盎曰今吳楚反於公何如皆謂公以爲何如也語意正與此同漢書張良傳作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新序善謀篇作具以食其言告

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皆其明證矣後人不解於子房何如之語遂移於子房三字於告字之下而讀其以鄙生語告於子房爲一句不知稱子房者乃高祖之語若史公記事之詞則當稱張良不當稱子房也弗思甚矣

釋箕子之拘

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念孫案釋箕子之拘本作式箕子之門今本式作釋門作拘者後人據禮記逸周書荀子及東晉古文尙書改之也不知他書作釋箕子之囚此獨作式箕子之門呂氏春秋愼大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高注靖潔其宮以異

之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淮南道應篇曰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高注柴護之二書說武王禮箕子之事與此文相近也下文曰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封聖人之墓即封比干之墓表賢者之閭即表商容之閭式智者之門即式箕子之門若作釋箕子之拘則與下文不合矣徐廣音義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案拘一作囚當爲拘一作門蓋徐氏所見有二本一作釋箕子之拘一作式箕子之門也今本則又改門爲囚矣而釋作式式字尚未改則古本猶可考見也漢書張良傳新序善謀篇並作式箕子之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

幷葬黃石冢

留侯死、幷葬黃石冢、念孫案幷葬黃石下不當有冢字、此涉下文上冢而誤衍也漢書作幷葬黃石藝文類聚地部、太平御覽時序部臘類、及地部、引史記亦作幷葬黃石、初學記歲時部引作幷黃石葬、御覽時序部伏類引作幷黃石葬之、皆無冢字、

陳丞相世家

長美色

平爲人長美色、念孫案當從漢書作長大美色、下文人謂陳平何食而肥、肥與大同義、若無大字、則與下文義

不相屬。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正作長大美色

攻下殷王

漢王攻下殷王。念孫案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誤衍也。攻下殷者。謂攻下殷國。項羽紀立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殷下不當有王字。下文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無王字。漢書亦無

監護軍長者

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念孫案長者。諸將自謂。猶言使之監護我等也。監護下不當有軍字。此因上文典護

軍而衍漢書漢紀皆無軍字

顧大王用之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念孫案顧當依漢書作願草書之誤也

絳侯世家

吏事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念孫案此當作吏方驗而出之不當有事字葢古文事字作叓與吏相似故吏誤爲事今本作吏事者一本作吏一本作事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周勃傳無事字

恨

自賓長君在時竟不得侯妒吾甚恨之念孫案恨悔也商君傳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范雎傳曰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鼂錯傳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李將軍傳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漢書同師古曰恨悔也義並與此同

三王世家

極臨　而湊

極臨北海而湊月氏念孫案極遠也言遠臨北海也楚辭九歌望涔陽兮極浦王注曰極遠也廣雅同湊當爲

溱、故正義音臻而訓爲至、漢書王褒傳萬祥畢溱、谷永傳四溱、王莽傳聖瑞畢溱、師古竝云溱與臻同、作湊者字之誤耳、班馬字類十九臻韻有湊字引史記西湊月氏、音臻、則所見本已誤、

佽

毋佽德、集解徐廣曰、佽一作非、念孫案佽德本作非德、徐廣音義本作非、一作佽、今本非作佽、佽作非者、皆後人依下文褚先生語改之也、索隱本出無非德三字注曰、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佽、佽、敗也、孔文祥云、非、薄也、漢書作菲、今改正文作佽、則與索隱本亦作佽之語不

合且正文本作非故孔文祥訓爲薄若作俷則當訓爲敗、訓爲背不得訓爲薄矣、又下文褚先生曰誡燕王以無俷德索隱曰案上策云、作非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俷當音扶味反、據此、則下文自作俷此文自作非不得據彼以改此明矣、

史記第三

高郵王念孫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邪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爲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並音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語故云蹠及注作跖並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斯爲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

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竝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竝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

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注曰案周秦二本

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葢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正反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衞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爲也故爲句說者與知焉爲句爲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爲成也淮南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孟子萬章篇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言莫之爲而成也韓策身不爲身鵲不爲鵲言不成身不成鵲也也讀爲他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簭之八故鄭注八故謂八事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昭三十年公羊傳習乎邾婁之故何注故曰故事也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

毋得有實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佗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爲也絕句失之

大忠

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今本悟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辯之）迺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意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爲臣君不知說難一篇皆

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盖史記意字本作𢡃說文𢡃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敏碑作億又說文十萬曰𢡃今作億說文億安也今亦作億是從𢡃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爲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

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爲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

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晉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晉若也、

自喜名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爲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縣吳東門之上縣本作著張略反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即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爲縣不知吳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並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

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陳成恒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深深與淺正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

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爲洩又誤爲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深淺地當爲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深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深也越絕書吳越春秋並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亾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爲藜藋藋徒弔反字之誤也藋即今所謂灰藋也爾雅拜商藋郭注曰商藋似藜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藋柱乎鼪鼬之逕案藜藋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

生家貧郭披藜藋到門彼言披藜藋此言排藜藋其義一也若藋爲豆藿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藋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藋藜藋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藋入窮閻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騫傳騫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藋坐夢尹懃荊則騫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藋也凡書傳言藜藋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聚橡栗藜藋而食之生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藋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

也藋藿字形相似故藜藋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藋門外生荊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晏子韓子與荊棘並舉淮南言不可爲櫨棟則藿字明是藋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藋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冉季字子產

冉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冉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冉季產三字注云家語

冄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冄季字子産是家語以產爲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冄季産本於史記也冄季產者冄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爲冄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邽巽

邽巽字子斂索隱本邽作邦云家語巽作選字子斂文

翁圖作國選葢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邦異邽音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邦者是也古本若非邦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邦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邽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邽姓不得作邽明矣至唐初始誤為邽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與作選而不云邦作邽則家語亦作邦可知今本家語作邽者後人以漢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藻公子曰臣孼、是公子卽爲孼矣、旣言諸庶孼子、則無庸更言公矣、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孼孫、亦不言諸庶孼公孫也、文選西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為牧字之誤也（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鬣鬣綦縈牧之處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牧也淮南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本牧字並誤作收）今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顏師古以為收捕司察姦人非也辯見下）皆

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卽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幷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妒何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奉陽君既妒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

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無此三字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

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卽士也旣云士不過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卽所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卽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策改士不過百里爲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爲三萬、斯爲謬矣、卒不過三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注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索隱誤、解當從正義、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

來敵也、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念孫案小司馬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爲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廣雅曰、繁弱鉅黍、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楊倞注、黍當爲來、卽或於小司馬之說、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黍、距鉅巨古並通用、

不從

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當依楚策補從卽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念孫案索隱既云投當爲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爲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爲設今本並作投本作設當爲投今本並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爲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爲易解也後人既改正文設字爲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爲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腹則愈即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食烏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死也、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沬、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即偷一小快也、淮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

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愉、從心俞聲、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偷、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死以、釋文並音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偷、逸周書偷作愉、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亾而不愉、漢綦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並與偷同、其心字或在旁、或在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

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作抱梁柱而死燕策及莊子盜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爲九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楚包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

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幷淮北淮北即楚地也齊幷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又言齊幷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方七百里七百里即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侯之一故此言齊幷九夷與魯衞也上文言齊舉宋而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幷宋與淮北又言幷九夷與魯衞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

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尙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爲一句、若義也、爲一句、非是、辯見經義述聞、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

若爲作君辭見荀子皆竝用此者二字

塞鄳阸

殘均陵塞鄳阸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鼂阸安即閼字也閼亦塞也說文閼遮攤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閼聰張湛曰閼塞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閼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曰閼逢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閼烏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相近閼鄳阸之爲安鄳阸猶閼逢之爲焉逢見史記厤書單閼之爲亶安徐廣厤書音義曰單閼一作亶安亶閼于之爲董安于定十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過篇作董閼于以遏徂旅之爲以按徂旅也後人

依燕策改安爲塞、不知安與關同字、關與塞同義、無煩改爲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已得講於魏、言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

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魏也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爲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即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錯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于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

隱本作諰注曰諰者告也今本既改正文作論又改注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諰爲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訓爲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竝作諰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念孫案折讀爲制言韓爲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

曰唯、唯與雖古字通、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一本唯作雖、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

則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詘甲者、蒙上而省也、晉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閒世篇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語意竝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恃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念孫案待、當爲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恃爲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爲搏、則與徐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飯菽

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啜飯菽飯藿羹、相涉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

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同是督過皆責也、若以督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索隱曰、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論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過服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證入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即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策舊

本作憙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憙淫高祖本紀秦人憙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憙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憙獵晏子魯問篇國家憙音湛湎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漢有閒憙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憙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祈字伯憙郃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憙是憙字古通作憙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憙趙策曰無憙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憙也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

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爲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即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爲句，異日爲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扶音煩，烏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焫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國此三字上屬爲句

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爲文秦得燒掇焚抒君之國與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爲文索隱掇音都活反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抒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焚抒爲句君之國有事爲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

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樗里甘茂列傳

議之

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竝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邱

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集解徐廣曰平皋有邢邱正義曰邢邱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邢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邱字衍文耳秦策作秦嘗攻韓邢此脫圍字困於上黨衍於字是其證邢即陘之俗字

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旁有陘庭城即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陘韓策曰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即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

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竝與此注同范雎傳曰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爲魏地非韓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念孫案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

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生即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

成義矣。

爲

豈寡人不足爲言邪。念孫案不足爲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爲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爲。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

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食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引作一與文等此從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爲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爲謬矣封禪書木禺龍欒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升如章曰禺讀爲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釁鼓溫禺即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

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過霧露行道死、陛下竟有殺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君者、意即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漢書文三王傳同、顏師古曰意疑也、張儀傳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為疑故又加疑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為雄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曰為雄下衍一雄字為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即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趨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乃趨市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癃之病

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索隱曰罷

癃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躄非背疾則罷癃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癃卽指躄而言說文癃罷病也廣雅、躄癃也、是躄爲罷癃之病也、故淮南地形篇、林氣多癃、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躄癃癃躄躄、字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未發作廢注曰、鄭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念孫案廢卽發之僞字

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發功、徐邈竝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爲刑政、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

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即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爲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爲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自以爲韓魏至此凡十六字皆衍文說見下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故虞卿復與其詞而駮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爲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爲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並無此十六字

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念孫案此本作予秦地如毋予何孰吉何如者與也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言予秦地與不予二者孰吉也新序作予秦地與無予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有

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辯見趙策何與孰同義趙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加何字斯爲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爲與故妄加何字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李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義與此怒字同彊怒連文又與下句弊字對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敝怒與敝對文亦非喜怒之怒是怒即彊也上文曰吾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危讀爲詭詭詐也言其爲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秦之强名以爲趙而實以爲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爲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子傅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譌作及今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爲詭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
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
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芷陽閒行、謂
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
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
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留宿閒語、李賢注曰、

閉私也

范雎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聞雎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木才字後人所加人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爲有口辯士朱建傳曰爲人辯有口武安傳曰蚡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

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縣也、正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理志、京兆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此謂函谷關遇穰侯於此、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史記曰、竊載范雎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硯

周有砥硯、念孫案硯、本作戹、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硯字、惟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雎曰、周有砥硯、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硯、秦策正作砥

亾其　亾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亾爲輕蔑義不可通亾讀如無或言亾或言亾其皆轉語詞也亾或作無漢書貨殖傳寧爵無刁孟康曰奴自相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亾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爲篇曰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亾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

亾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妄其憎懷而愛秦邪、妄亦讀如無、毋仲連傳、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斷亾意爲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亾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亾意亦者、意亦也、意亦者、抑亦也、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意並與抑同、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並與抑亦同、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意亾、墨子非攻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亾非爲其上中天之利

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或言無意賈子瑰瑋篇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或言亾意亦皆轉語詞也

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也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繆謂宣者也繆與謬同謂爲一聲之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

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遺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爲友　結友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友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爲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淡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並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

左傳云、國子寔執齊秉、見哀十七年傳、今本秉作柄、服虔曰、秉、權柄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卽持國柄也、絳侯世家許負相條侯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棅、書傳通作秉、齊詩治國家不失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周官鼓人注、鐃如鈴、無舌有秉、並讀與柄同、後人不知秉爲柄之借字、故妄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念孫案曷讀爲遏、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此曷作遏、遏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廣雅

假仰也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醜無雙臼頭深目卬鼻結喉是也假過一聲之轉假鼻之爲過鼻猶偃豬之爲過豬千金堰之爲千金過也襄二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陂也禹貢熒波旣豬某氏傳曰熒澤波水已成過豬過豬即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注堰一作堨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即千金堰也堰音偃又於建反堨音遏小司馬不解曷鼻之義而以爲鼻如蝎蟲其失甚矣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忿孫桑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士之賴與又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

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韻有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啗秦

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啗與陷同念孫案索隱本啗下有說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啗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啗之以利故曰啗進說之意

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衆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爲交際之際際接也（見爾雅及左傳昭四年注孟子萬章篇注）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

最勝

天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爲冣字之誤也冣與聚同（冣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冣聚冣三字古

聲然相近故驟亦通作取驟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北故曰驟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驟勝

顧反

其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何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

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間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爲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盆缻

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爲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盆缻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盆缻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奏秦王

大功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曾據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葱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爲句索破訓敗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偏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

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

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爲甚甚與大義亦相通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妄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竝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竝作辭謝皆無使字又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

改之也又下文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倉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爲北北古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即此所謂反北也言雖至倉人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北誤爲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

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常之賢文選同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文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是其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誤合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竝作蒙，

史記弟四